

生成式 AI 嵌入高校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

区晓梅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DOI:10.32629/er.v9i9.7389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高校第二课堂思政育人场景，在拓展内容供给、增强交互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别于第一课堂的特有风险。第二课堂的非正式性、体验性与朋辈互动性，使其在 AI 嵌入后的风险形态呈现出价值渗透的隐蔽化、主体替代的关系化和实践体验的虚拟化三重特征。基于风险场景的特殊性，应从价值锚定、场景适配与主体协同三个维度构建治理路径，推动生成式 AI 从工具赋能走向价值共建。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课堂；思政育人；风险识别；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Generative AI int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Xiaomei Q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apidly embedd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enarios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While expanding content supply and enhancing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t also brings unique risks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classroom. The informality, experiential nature, and peer interaction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make the risk forms after AI embedding present three characteristics: hidden value penetration, relational subject substitution, and virtualiz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risk scenarios, governance path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value anchoring, scenario adaptation, and subject collaboration, promoting generative AI from tool empowerment to value co-construc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ond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governance path

1 问题的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高校育人场域。从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广泛融合，到各高校陆续部署 AI 辅导员、智能学习助手等应用，技术嵌入教育的深度与广度持续拓展。在这一进程中，第二课堂作为思政育人的重要载体，因其非正式性、体验性和朋辈互动性，成为 AI 技术渗透的特殊场域。

然而，现有研究对生成式 AI 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课堂场景。有学者从思政大模型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育人机制失衡与治理秩序失范等风险类型^[1]，也有研究从伦理维度揭示了技术依赖导致的去主体化和算法偏见引发的价值偏移问题^[2]。但这些讨论较少触及第二课堂场景的独特性。第二课堂的思政育人功能恰恰依赖师生之间非制度化的情感交流、同伴之间的价值碰撞以及实践活

动的具身体验，而生成式 AI 嵌入这些环节后，风险的表现形态和生成机制可能与第一课堂存在实质性差异。肖洒虽已关注到 AI 赋能第二课堂的风险防控问题^[3]，但尚未展开系统分析。本文尝试立足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场景特征，识别生成式 AI 嵌入过程中的特有风险类型，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

2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场景特征与 AI 嵌入的特殊性

2.1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三重场景特征

第二课堂区别于第一课堂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非正式性、体验性与朋辈互动性。在思政育人维度上，这三重特征具有特殊意义。

非正式性意味着第二课堂的思政教育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要形式，而是嵌入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文化实践等日常

场景之中，价值引导以隐性方式发生。体验性意味着学生的思想触动更多来自亲身参与和实践感悟，而非课堂讲授的逻辑推演。朋辈互动性意味着价值认同的形成高度依赖同伴之间的讨论、协作与相互影响。有学者以东南大学“二十四节气文化耕读体验”课程为例，指出劳动实践中的思政教育效果正来源于做中学的具身体验^[4]；也有研究在讨论思政课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时指出，第二课堂的育人优势在于实践本身^[5]。

2.2 AI 嵌入后的结构性变化

当生成式 AI 进入上述场景，第二课堂的运行结构发生了三方面变化。在内容供给环节，AI 可以生成活动方案、理论宣讲稿甚至虚拟讲解内容，替代了部分原本由教师或学生骨干完成的思政内容生产工作。在互动环节，AI 辅导员和数字分身可以承担部分答疑、引导和陪伴功能，介入了原本发生在师生之间和朋辈之间的价值交流过程。在实践环节，虚拟仿真和沉浸式技术开始替代部分实地体验，红色教育场景的数字化呈现日益普遍。

这些变化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当 AI 介入的是第二课堂中最为关键的人对人的价值互动环节，思政育人的有效性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3 生成式 AI 嵌入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风险识别

3.1 价值渗透的隐蔽化：AI 叙事的柔性偏移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非正式性，决定了其价值传递本就具有隐性特征。生成式 AI 嵌入后，这种隐性特征可能被技术放大为隐蔽的价值渗透风险。

通用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以境外数据为主，对中文政治理论语境的理解存在系统性偏差。当 AI 被用于生成红色故事叙事、党史讲解或时政评论时，这种偏差可能以权威外衣下的偏向解读形式出现。在第一课堂场景中，教师可以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即时审核和纠正；但在第二课堂场景中，AI 生成的内容往往直接触达学生，缺少教师的中间把关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AI 叙事的技术形式，如虚拟数字人讲党史、AI 生成的红色短视频，可能因其新颖性和沉浸感，降低学生对内容本身的批判性审视意识。虚拟仿真技术过滤掉了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真实感知，学生获得的是预设好参数的体验，而非真实的历史感知。这种体验替代在第二课堂中尤为突出，因为第二课堂的思政育人效果本就依赖于真实场景中的具身体验。

3.2 主体替代的关系化：育人在场的结构性缺位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人在场。辅导员、学生骨干、实践导师以身示范，通过日常交往中的言传身教实现价值引导。生成式 AI 的嵌入正在改变这一机制。

数字分身是当前值得关注的应形态。基于特定个体的

知识结构和表达风格构建的拟人化智能体，可以模拟教师的答疑风格，甚至承担部分引导功能。已有实践表明，这类应用在信息传递层面已经能够提供较为流畅的交互体验。但问题在于，思政育人的价值传递不仅依赖信息内容，更依赖这个人真实地在场这一事实本身。当学生与数字分身互动时，他们获得的是对教师风格的模拟，而非真实的人际交往体验。数字分身可能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现良好，但在一些极端或特殊场景下可能给出不准确的判断。如果学生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就会形成错误认知。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 AI 介入了第二课堂中原本由人承担的价值引导环节，育人关系可能从人对人退化为人对系统。第二课堂的思政教育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对我说这些话。AI 生成的引导话语即使内容正确，也缺少这种关系性的说服力。有研究将这一风险概括为育人主体作用弱化，认为过分依靠智能工具容易使师生产生思维懒惰^[6]。

3.3 实践体验的虚拟化：具身认知的技术性悬置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独特价值在于实践。学生在志愿服务中体会奉献精神，在红色调研中理解历史，在劳动实践中感悟奋斗。这些效果的产生依赖身体的真实参与和环境的真实反馈。

生成式 AI 和虚拟仿真技术的介入，正在将部分实践体验转化为虚拟体验。红色教育场景的数字化复现、劳动实践的模拟操作、志愿服务的线上替代，虽然拓展了参与的便利性，但也可能消解实践育人的核心机制，即具身认知。当学生通过 VR 设备参观革命纪念馆时，他们获得的是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而非身体在历史场所中的真实感知。沉浸式技术易导致虚拟沉迷与现实疏离，过度感官刺激会抑制理性思考。这些风险在第二课堂场景中尤为值得关注，因为第二课堂的实践性恰恰是其区别于第一课堂知识传授的根本特征。

4 治理路径：从工具赋能到价值共建

4.1 价值锚定：构建自主可控的思政语料基础

风险生成的一个根源在于通用大模型的训练语料与中文政治理论语境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将价值解释能力掌握在育人主体手中。可依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党史研究机构，建设面向第二课堂场景的权威思政语料资源，覆盖红色故事、党史叙事、时政解读等高频内容类型。在语料建设基础上，建立权威内容优先、信息出处可查、价值导向可审的内容生成与推荐机制，使 AI 在第二课堂中输出的内容不仅表述准确，而且价值导向可追溯。

4.2 场景适配：建立分级分类的应用管理机制

第二课堂场景的多样性决定了 AI 应用不应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可按照应用内容和交互深度划分风险等级：对

涉及政治文献、党史国史、革命文化的高敏感应用，加强准入审核和过程留痕；对一般性活动辅助、信息查询类应用，实行相对宽松的差异化管理。更为关键的是，应明确 AI 在第二课堂中的功能边界。AI 可以承担信息整理、活动通知、资源推荐等辅助性工作，但不应替代辅导员与学生的深度谈话、不应替代学生骨干的朋辈引导、不应替代实践活动的核心环节。换言之，AI 嵌入的应是中间环节而非核心环节。

4.3 主体协同：构建师一生一机育人共同体

第二课堂思政育人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人的在场。生成式 AI 的引入不应削弱而应增强人的育人主体性。在教师层面，辅导员和思政工作者需要具备识别 AI 生成内容价值偏移、逻辑错误和伦理风险的能力，成为 AI 输出的价值把关人。在学生层面，应培养其核查内容出处、辨析价值立场的意识，防止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被悄然外包。在技术层面，AI 系统的设计应明确其辅助者而非替代者的角色定位，在交互设计中强化对人工介入的引导，而非追求完全自动化的交互体验。三者协同的目标是形成教师主导、学生主体、AI 辅助的育人格局，使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而非取代人的教育。

5 结语

生成式 AI 嵌入高校第二课堂思政育人，其风险的特殊性根源于第二课堂场景的独特性。非正式性使价值渗透更为隐蔽，体验性使技术替代更为深层，朋辈互动性使主体关系更为复杂。有效的治理不应止于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而应在价值锚定、场景适配和主体协同三个维度上同时发力，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归根结底，AI 可以成为育人助手，但不能充当育人主体。第二课堂中那些

发生在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交流和情感触动，是技术无法替代的教育本质。

[参考文献]

[1]冯刚,聂小雄.思政大模型应用的风险、成因及其治理[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6.

[2]赵璐迪,齐胜利.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与防范[J].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6):16-24.

[3]肖洒.AI 赋能高校第二课堂精准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与风险防控[J].教育科学研究,2026(S1):57-59.

[4]刘文成,李昭昊.第二课堂嵌入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析——以东南大学“二十四节气文化耕读体验”课程为例[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S1):76-78+94.

[5]王秀杰,赵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协同育人探源寻路[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39):27-30.

[6]汪金英,张远彤,宁亚丽.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的挑战与应对[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5):51-58.

作者简介：

区晓梅（2004-），女，汉族，广西梧州，本科，研究方向：教育学。

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第二课堂现状调查研究（编号 S202511546069）。